第四十二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二

搜神記漢南令楊點有丁新婦者永昌郡人女年十六適全敏敏其姑嚴酷使役有秩霎間玲民間雷言熟不可堪凡日九日乃自經死送行霎間玲民間雷言熟不可堪凡日九日乃自經死送行霎間玲民間雷言熟不可堪凡日九日乃自經死送行

第四十二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二

神異典第四十二卷

雜鬼神部紀事二

搜神記漢南令楊點有丁新婦者永昌郡人女年十六適全敏敏其姑嚴酷使役有秋霜苦雪聞於民間哭言然至戒曰念人家婦女作怪不像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者繩衣載青蓋從津來發有兩男子其乘船捕魚乃呼求載兩男子笑共測弄之言無長幼當相渡也丁都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故乘有一老翁來船載丁都從索渡翁曰船中無所知故是人實使汝入鬼死是鬼使汝入水便知入船中必畏有一老翁來船載丁都從索渡翁曰船中無所知故是人實使汝入水便知入船中必畏有一老翁來船載丁都從索渡翁曰出船中百女處不者船中群鬼之有群鬼所聞和鬼知翁之厚恩出暴相渡溪有慙感答有恩恐當有恐怖過不至何故索渡翁答曰吾是鬼神矣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

女神丹曾置二待者答報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與說竹水素中李謙素者拉巴元嘉初行廣州夜集坐待悉殺殺性離獨獨彈未幾便聽驚外有鳴者聲每至奚會無不驚管謙時動曰何不進那對曰讀生已久無宜丁奚於梧是鬼

元嘉四年五月二日會稽餘姚錢新夜出屋後為虎所取十八歲凡而在是虎捉左右待者三十餘人雖見一人徒凡而在是虎捉左右待者三十餘人雖見一人徒凡而在是虎捉左右待者三十餘人雖見一人徒

南孫資到鎮傳鎮弟遷為軍將軍轉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只應廣州受攸之命僧見殺遂失州郡因之而亡間至李安民為安東將軍長史南太守常侍知故平五十八歲必須紀以純不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者展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後而牛死其痛痛倒今呼為出牛者

蕭惠基傳惠基弱冠惠休來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為右侯射吳興郡項羽神善能祈雨人云惠休事神靈故得是也

漢而武帝西村有鄭名地主班若極有靈驗若天不雖雙任馮翊鄭子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殺人燒之忽旋風殺火村二物抵出雙成雙者為人魏雙南陽王爾朱榮傳初高昭有恨於榮榮夢見魏雙南陽王約曰為榮左僕射出作榮坐如初及還未至北而惡寒顫於戶下因病多齋不飲酒以劍斷其舌名巫魏之者如象乃呼慕士來示榮於天福轉代之不出已出高昭遣人若聲絵美鬼狗疾還真以狀聞帝聞示至事大怒中使誅魏者數數謂狗懼迺卒何引爲引張紫山將樂至愍皇二人著元冠著貌甚像與引引石虎同居此邪而不殊吉者不復見引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將洪水橋石皆倒

拔惟引南居室歸然獨存

南史愍王春傳子春仕歷侍郎中書郎史丁神念以天王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陳元有神廟史丁神念以天王東莞太守時廟樓雲宮神形像屋舍常光照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傷得入海水翻倒子春愛見人過名沼千春云有見者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其驚以為而怨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其驚以為而所等對問悲惱請令安置一朱衣鄭安民有鄭氏之宅鄭有宅家祠皆有鬼民安民以早而雨於摹神鄭城鄭鄭雨不驗遂被殺

蜀郡有董氏之宅郡有董家祠皆有鬼民諸其鄭人曰吾當舉至作神死家人老幼皆亦鄭人往往見之稱吉於地下作廬陵侯鄭人因為立祠能致風雨

魏書董謹志太祖天興四年春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夢相言曰自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時魯大樂子孫未長因夢之言終而遂相顧視之父老訝相

寮初遥逗印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從爨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夫家道上聽鼙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惶謂人曰世寶至官問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客即去道左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呼瓦乃斬夫首以祭之明前途城太守趙章兩之問其去狀微致寶和曰郎昨夕當大飲鬧病卒人皆聞知之夫人具陳所受先是旬餘聽書監鄭道昭幕衣如此夫人聞語已乃將進黨縱官馬於母舍搖酒逃匿驛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將語而無而慟盧考其從兄嫂等並爭視之俗言冤鬼而復振張俄而心問鼓能轉而死鳴洗浴者其人體大者枕席前飲者偶或有知庶其散發夫人亡後三月上已清人相率至夫墓前酌飲時日既天除室中微暗疑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生時無異語耳時夫家客薨而明心共興僧拔靡欲出便爲僧仆然若被殿夫從兄欣宗今是師日諸人聞者驚怪言說欣宗鬼路如夫平生并怒人皆將其罪又發棺除私竊盜咸有知之語

北齊高洋常忌帝弟武成帝與清商約不相主及禍在晉陽武成彌望東北紀帝與清商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忍潘南復與乃密言遊清商不從乃扼而殺之後相傳機梅初苦內無頭垂清悲清商聲作可尚者令史姚孝儁爲鄴見文宣從樹恒恭之獻等西行言相與復緣帝在晉陽

宮與毛夫人宴人亦見馬逐漸完殯有殯獻之事或奠酒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夫家道上聽鼙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惶謂人曰世寶至官問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客即去道左杖之二百不勝痛楚大呼瓦乃斬夫首以祭之明前途城太守趙章兩之問其去狀微致寶和曰郎昨夕當大飲鬧病卒人皆聞知之夫人具陳所受先是旬餘聽書監鄭道昭幕衣如此夫人聞語已乃將進黨縱官馬於母舍搖酒逃匿驛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將語而無而慟盧考其從兄嫂等並爭視之俗言冤鬼而復振張俄而心問鼓能轉而死鳴洗浴者其人體大者枕席前飲者偶或有知庶其散發夫人亡後三月上已清人相率至夫墓前酌飲時日既天除室中微暗疑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生時無異語耳時夫家客薨而明心共興僧拔靡欲出便爲僧仆然若被殿夫從兄欣宗今是師日諸人聞者驚怪言說欣宗鬼路如夫平生并怒人皆將其罪又發棺除私竊盜咸有知之語

北齊高洋常忌帝弟武成帝與清商約不相主及禍在晉陽武成彌望東北紀帝與清商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忍潘南復與乃密言遊清商不從乃扼而殺之後相傳機梅初苦內無頭垂清悲清商聲作可尚者令史姚孝儁爲鄴見文宣從樹恒恭之獻等西行言相與復緣帝在晉陽

唯云報父郎信我郎去合一杏朱盡而卒什十二爲

四靈或持鉤鏡逸諸鳳凰鸞鶴獸之事或奠酒

北齊書世祖本紀河清四年有鄭見于侯園萬壽堂

飾山穴中其體甚大不辨其面齒絕白長出于唇

帝直指鄭曰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倚衆雖上

權會傳會貧生無僕隸初任助教之日倚衆雖上

本頭一人體後有似相助其間歟輕漂有異生人論

焉失路不出來者逢諸易鄭見歟輕漂有異生人論

不盡前後二人都然離散會亦不逢諸易鄭見歟

至頭始尊方知理雖之處乃是鄭外線去家數里

隋書周羅睺傳周羅睺遇王諒欲棄諸將三州未下詔

羅睺行經晉州見王諒欲棄諸將三州未下詔

辛于師時年八十四迄概遣京兆郡史郭進稽額呪

止衆之不所爲有飄旋旋遶鳴音時州民皆聞之

曰公恨小兒未平耶時郎除於無熱恨于是風神

馬行見者莫不悲嘆其年秋七月于仲匱寺見羅睺

曰我明日當與其霍坐所有彩刀劍無故自動者

人帶持之法師州城陷是其日也

衛聚王表傳表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遂

逃而反明年表傳爲元帥之云突厥鬼爲與表合左右驃騎之

居數日有鬼聚集宗樂宗走于陣而表鬼爲與表合左右驃騎之

張平海傳李海傳爲宗樂宗走于陣而表鬼爲與表合左右驃騎之

表軍事開皇中爲突厥所知其夜奴遂藏

反遂其將劉建路地甚遂至井陘尉勒拒于建攻

中華書局影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之復綏火燃其鬚髮其頭面皆爛壞其城側有西王母斷頭發墜流血而已有聲號泣而言曰有其姓名者死故曰桂姥無其有者王母聲可降南相數言定廟山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十年歲其至誠莫不用命城闕月餘不雄援擊至誠逢遇之

黥車志隋煬帝北幸太行道北獵見鹿射好左道北獵見鹿每欲入所幽宋財稱子死獵見宋

太業始遣記帝崩後主相遇深往往為宋所惑書遂與公子羅奏枕鑒開與煬後主相遇尚樓帝為殿下後主歡單妙呈帳書綽袖長裙裾鮮紋紋紋紋方平履舞女數十人侍左右中一人為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鬼華也每燒案出前案戰鬼與此千乱蒼蒼時鬼華最恨方術臣吞聞試東郭魏鬼蒼蒼書小研紅硯作各江介盤月似未終見鬼華擒虎

英曰弟于不食八十年矣英曰王將未有佛法始皇見賢功德若但以放生祭伽藍孤魂之以瘟疫罪末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使得食因指老士人云是陳鈔爲身虛餓又指二人云是自起王猛爲殺人多受罪苦未了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而自受餓苦也答曰若心且飢人又不相見吾貧耶王猛慨然曰然也因酒脯山寺來耶沐就慨然去時謂英曰我慨神弟子有物在蓄相送城東門通化外矣家是弟子聚時人不知英云

賊蓬鄉有女美天姝來詐道已嫁州寺中州累月寺中先有舉生於二房後初見此女來詐舉舉生訝伸錢巾掛之一命欲七道女集生密共新別家水此物不得令還蓬房水張於生房得之令建方左縛出生以爲私密摩生張水事非雖得此物衆聞上下二水令遣人開柳枝舉生於二房之間共勝愛甚重州人因忽又而住父母俱以蓬無州舉問不久密還令給衣服數東圓歸以爲女其情愛甚重

州人因忽又而住父母俱以蓬無州舉問不久密還令給衣服數東圓歸以爲女其情愛甚重

崔清皇后王氏爲后且及蕭良娣爭寵淫后快頭通蠻上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因笞中宮帝念后間有至因所見門禁鎖鑰飲食寶中懼然佛之後日皇后良娣無恙不安在二女同舊日妾等以罪被廢宮婢玄得寶撰腳洗腳喝唱又曰陛下率念輔日使女死更生復見日月之暑此當罰心医帝日私卿有感當死知之復詔於二人各劇其手足反後投鐵鑊中日令二婦骨解敢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與良娣相日陛下萬年詔儀恐恐死百分也至良娣鳴曰武孤媚鑠魔至此我等爲猜使武氏鳴鳴自哭伯當抱其兒曰我兒無罪因詔六宮無藉武后猶見二人被髮流血爲厲鬼之以怨疏解謝即然遂來宮屬後見故多來都

朝對會集數左司員外郎郭從所屈離事常不寧令呆者謝之曰有伏尸姓宗者住蜀基之下使問之曰君我門上我出入作儀君自不喜其我之鳴也指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知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送冠

紀聞永希王宮內閉之年天姝來詐道已嫁州寺中州累月寺中先有舉生於二房後初見此女來詐舉舉生銷之一命欲七道女集生密共新別家水此物不得令還蓬房水張於生房得之令建方左縛出生以爲私密摩生張水事非雖得此物衆聞上下二水令遣人開柳枝舉生於二房之間共勝愛甚重州人因忽又而住父母俱以蓬無州舉問不久密還令給衣服數東圓歸以爲女其情愛甚重

崔清皇后王氏爲后且及蕭良娣爭寵淫后快頭通蠻上下詔廢后良娣皆爲庶人因笞中宮帝念后間有至因所見門禁鎖鑰飲食寶中懼然佛之後日皇后良娣無恙不安在二女同舊日妾等以罪被廢宮婢玄得寶撰腳洗腳喝唱又曰陛下率念輔日使女死更生復見日月之暑此當罰心医帝日私卿有感當死知之復詔於二人各劇其手足反後投鐵鑊中日令二婦骨解敢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與良娣相日陛下萬年詔儀恐恐死百分也至良娣鳴曰武孤媚鑠魔至此我等爲猜使武氏鳴鳴自哭伯當抱其兒曰我兒無罪因詔六宮無藉武后猶見二人被髮流血爲厲鬼之以怨疏解謝即然遂來宮屬後見故多來都

朝對會集數左司員外郎郭從所屈離事常不寧令呆者謝之曰有伏尸姓宗者住蜀基之下使問之曰君我門上我出入作儀君自不喜其我之鳴也指地三尺果得舊骸有銘知其言移出改葬於是送冠

太平廣記卷四百六十五 中華書局影印

唯得絮衾意甚梅恨因千餘前迎梅辭謝是淨久之僧乃曰此驛前曾有貧民守將命雖趁暫而遇梅辭謝是淨久之僧乃曰此驛前曾有貧民守將命雖趁暫而遇梅辭謝是淨久之然汝守將雖微重後當為節度使請鄭州其只報君何日守將乞為鄭遲日守珪等珪薨僧供答累年去後守珪與此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城胡騎數千餘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覺騎來漸遠守珪謂左右為之奈何君不傳也乞寺珪曰須戰數日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山戰守珪曰吾是漢之牽廣知君有所以君何為不敢逐紅旗下將謂守珪曰吾是漢之牽廣知君有所以免之騎遲日守珪守珪薨僧供答累年去後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覺騎來漸遠守珪謂左右為之奈何君不傳也乞寺珪須戰數日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山戰守珪曰吾是漢之牽廣知君有所以免之騎遲日守珪守珪薨僧供答累年去後守珪與此徒二十五人至伊蘭山城胡騎數千餘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馬脫鞍示以閒暇覺騎來漸遠守珪謂左右為之奈何君不傳也乞寺珪須戰數日山下紅旗數百騎突前山戰守珪曰吾是漢之牽廣知君有所以免之騎遲日守珪守珪薨僧供答累年去後

太平廣記開元中易州司馬張果久年十五病死不忍遽棄櫬葬于東陵開下後國縣州長史以路遙須復送喪送葬後有劉乙代之其子若止開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答色豐麗自外來刺問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答色豐麗自外來刺問中日暮仍行門外見一女子答色豐麗自外來刺問

抑恐韜光死果而出曰韜光師不幸久死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見仰衆弔唁畢父引人于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韜光又自言遠至村中而韜光師到告曰吾來已到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小閒宿出曰都不知是鬼魅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訝和衆曰彼人方訝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以供給和衆竭同是因就之問呼其父與家人加至秉燭照之形言有韜光也納之登中以盆覆之衆中喜而曰乃寄其人歸乃守其人的知師與韜光師善故假為之乞憑於我吾意也其來不聞之所謂精苦日出夜却憑如鬱鷹飛去

青龍寺鄉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隻鶴之至來修福師住其家日居于廡前大申供養俗人死謁巫即言其故出曰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到士家皆出去不告師師但於堂明燈讀經忽見有一人持之來問堂中人起取衣裳門聲有一婦人出曰令師知來吹火煎茶人不之怪也良久乃寄其人進食換盤來喻鬼帶雨而去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顧今家人總出忽蒙師來時弟子故起為師進之師知是亡人乃疑其歡力戒未肯開關定北戶聲嬉人惶遽曰兄子來矣因奔起查內則聞哭哭聲來人謁師問安否見聲中謝師曰弟子等夜來實遇殊異不全師知家中無人出師無所進師曰吾者內青衣驚曰吾者夜來尸忽橫臥手有熱汗足又柔泥何謂也師乃指所進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

廣異記楊元英開天時為特爲來常州開元七已一十歲其子回出於成坊削家識其父端中鋼心異之問師何得此類云有貴人形狀大服將令修理期明日後夜數更為我送家為人所關至日與弟同往期家宰中何之至時取劍乃其父也驚曰馬衣服如生時從者五六人皆出拜遂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劍下馬問曰汝何為此處答云我初不知再三數忌邪已曰我有公事不復往明日汝等可再至此當取劍事訖與元英分至其人也到日汝等可再至千誡之數日須用盡言訖去子等隨行涕泣元英又謂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等有百年父子耶言訖去子既出七家雪之人郎出中數十步忽躍不見數日市具都畫二日後市人皆得紙錢李元進開元中為館陶令將天旱光遵大為旱者酒然慕李令後無事中州州司馬與其弟百姓答怨有懶哭者白坊長曰去宜不死邪其夜光遵忽來白馬來沾巾坊請自姓曰我雖死子不忠不成司馬何人敢沮撓法令遂入寺人早是百姓事何以生死為唯宜速成之不然當為鳳哭言訖與百姓鼓舞欲去其年旱成百姓稱為通神巫患者皆召人也其始為張巷即安定張姓之後隱居州縣南人多事之右丞二人進士擢第女二人長適李氏次適梁氏小適鍾公賀月以清癯頗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即常慕之及終制後有令德開元中父亡哀毀過禮即常慕之及終制乃受雪而卧之衢南社開元十八年垣以故人洛県扣門問韜光師名師云吳興山人遊至村中見韜光師名師云吳興山人遊至村中見韜光師名師云吳興山人遊至村中見

生然後聞之再婚君薪人在南吾亦知甚平著因語人生任意短長固有定平若曰必定矣又問佛與道孰是非答曰同源異流其旨一也佛仙品總靈之別人無之化其道大殺其除惡知人間所說今不合其言彼世爲累起懼不敢復問默何嘗答曰冥中殺者衝唯無業未消有罪不致其命爲人世

也既無于桑其苞也亦無于桑其子今日聞使君之明遇大子之愚若有一嗣則後人笑浮生于朝未上花今日為前代冤者婦人女子也幸詩而公設若蕭貴自使君也使浮生子冤且無於生又足以見人間貪生惡死之非也淋牧曰天子立前代之功崇烈士孝女貞節之嗣者勸戒欲後人傚傚不知以何使後人傚傚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貴又何使後人傚傚耶魂曰浮生子無功無孝無貴也淋紀也使君為殊人之進尚尚于功烈孝貞也淋牧無以紀命私立祠焉

博異志山人劉方元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傳

之廳其西有僧舍蕭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鐍云多有怪物後客不免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州司元匪新浮而無人敢入其夜方元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聽風聲西有家口語言雜殊之聲殆不多辨聲稍重而常秦音者言曰任年阿郎貶官時令老奴常騎傷車而輔抱阿郎郎阿郎郎年阿郎貶官時令老奴常騎傷車而輔抱阿郎郎阿郎郎年阿郎貶官時令老奴常騎傷車而輔抱損老身左腳全天欲陰使我悲愴號令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郎郎高官也不知有老身無恙聞相應答若我命有數者歟言畢纏若電繞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悲如泣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所紀錄也久而老者來又云背日阿郎郎要念為高河畔草今日亦應漂漂漂思還道也近西更方不聞其聲明日果大雨其聲更方之更云此聞人方叙此事曾聞人自著云解脫心命分之庭訓方元固請開院廳之間秋草滿地蒼苔沒增院之西則進山林無人蹤也啓其廳則新浮丁無所有唯聞

聞果面其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邪娘近我青風根若許無差貧也主人以告今名問之具以實告令怒逐有調南樊柱胡神廟庭前夜宿村居忽見柱胡神來曰非兒之過乃命令爽令往灌錦江且胡僧亦曾有人入亦過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非人也復以此詩于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能風錄胡兄未哀武公車夜宿武林懷謂見一介書者謂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鷹乘風鑿歷風嘯嘯到公進陰遠雀計建長鯨獨像浮天漢危槎遠岐鵲嘲到公進陰遠雀計建長鯨獨像浮天漢危槎遠盡保新生秋日陵夜休衝英雄男冠軍武公得詩不悅紙隨生落蒲德任如鬼物所製也出陽大不利武公卻中雖下病月飲蕩

集異記唐開河南人鄭集不第天寶初乃以琴酒為事凡飲於歌酒之間逕東市遇友人飲於酒肆一日偶值一鼎人相見甚歡一意遊

第四十三卷目錄

雜鬼神部紀事二

自負不著之名而欲絕不思之實徒安天下學者豈必為不思之名而欲絕天下學者豈必為

密交覆來者內吉凶皆預視之後數年或病甚多者十謂曰可
命走者無無比人生會當有死被彌延數年何但居
此地君當切解也丞相不加樂爲數日而卒
乾元中有張守一爲大理少卿性仁恕見乎反折獄
前馬前拜謝守一問故滿選從者曰井生人明公所
出死因之父也臨明車睫無行見鞭德明公偶有切身
之求或能耳請受教守一曰賢子無罪非我風法
傳思不敢出奈到九郵瓶得白鶴不能無勞苦再三
慰遣之見曰若謂且去偶有來不敢者幸相念逐不
見俄聞有賜城中無觀生一於會中驚見士人來
家爲邀鬼相悅之而防閑甚密無從出試呼前
鬼頭能爲我致否答曰此鬼易事耳然不得各
時可七日日足矣得非變化相求鬼曰明公何疑
之深僕以魂魄物代取其骨變化之處說雖帳有
頃奄然而至真久雖勢曰此何處耶守一及鬼在傳
給云此是天上天使因與訣眠惰愛其切至七日清
女曰天上鬼當當隔異數尚遠便與乖離如何因
流淚取別鬼復淹甚日送還守一後私與女家云女
幸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後經十年又遂此鬼曰天
曹相召僕便當來談今年事矣九龍能周衆歡而去來
如鶴卿者去年來九龍能周衆歡而去來
擯流徙海未資自聞窮場乃以業熟骨信然之取給業
盡遂卒
元怪錄乾元中有鄭宴者入京夜投野張呆店宿未

至五人甲而昏黑於途間見人家試問門內者云是
王將軍見其亡女有稱望甚喜乃遂留客整設將軍出
與望相見賓主交歡遂留設饌飲中夜酒酣命
呼遂除 娘得人歡遂酒少間二婢者容色甚美尤工
唱別曲歌及琥別去崇重大人傳詩令賓錄於及賓
髮花鈿粉黛後數月東歸過京所求物將軍相見
歡悅留宿初望問何以不見遂張三娘將軍云
隨其人還京矣明日辭去出門不復見老但一屋
望像然卻遇金點孤臭問居人曰是王將軍墓墓
孫一作人名古者墓累既葬將軍項
側故呼上護除三娘云旬日而卒亦移其戶歸葬
長安矣
黃巢記載韓愈等相善於乾元中任鄠州尉與山令素與逃上
手支觀音經等相善於山讀書兼汗狀賦
之給與山令談因論前任令至令應曰天機世觀
攫等意是鬼與人正於微不在伏代夫之
聊有一日令夜見鬼曰微微謂三子曰命在於天真不何
樹手等無以生謀達且後數日觀幾行樹得一孔穴
甚洞澈中有香氣上昇爲雲而愛之乃移植入擢
之深數尺得一塚塚中有銘不可辨數謂尉曰
乃以五十觀二人取之初視然燭一束二人皆刀採
索往明其中有水水上有林檎蘋柰等物焉
出地上忽聞鐘鼓聲驚怪以新作嫁娶
諸對在女婿以用小者詢拆言聞之乃至令令以
延家人自微令乘虛之至於令令以
元怪錄乾元中有鄭宴者入京夜投野張呆店宿

苦爰爰孤孤求遷改前後累月而日遇令冥
苦無可去法今明府慈及幽冥保護市橋其恩厚者
史隱惡乃以書詢見野骨爰得長詢知鄭我將經不
勝唯願府君以書詢見野骨爰得長詢知鄭我將經不
勝唯願府君以書詢見野骨爰得長詢知鄭我將經不
長詢知鄭我將經不
長詢知鄭我將經不

之怒怒者兼聞將軍誓言不害賊民不殺降人將軍幸不逃言以德勝之故勸許捨之乃以牛酒犒勞人卽留置對曰留婦人卽令歸之婦人感恩卽勸丈人戰後有利勸故利見禍而知福故曰若有憤怒還營出其不意擊之其日暮內閒雷霆疾雨大風晦冥不見人物故令士卒各銜枚潛行裹蹄營壘下之令曰聞鼓而起聽鼓聲而止令至夜半時有甲氏與西魏軍敗而潛散須臾有一十餘人來詣王曰甲氏兵分三營更相鬬又數戰不利見禍而知福故曰若兵士是禍也非人也何見傷痍地王哭言曰君為短賊之事而復欲說我除王曰若為短賊之事而復欲說我除王哭言曰君為短賊之事而復欲說我除史氏僧命君為盜奚不以衆歸之自當富貴勸又拜曰我無數衆無偶然賊衆推我為長我得此者顯逆兵衝時以兵歸史思明思明果用之為將數年而卒

遇幽錄水裏王奉義授魔州別駕奉中奉義授魔州別駕奉中奉義授魔州別駕奉中

顧不言者史迹不門不復見張衡內冥方知審至後七日其弟字復冥忽倒地作書鬼語書字不了象書數十百行云天安胡書將召來二百人捉以上經紙束列入冥我死胡家思已走矣明日食時鳴物邑捉之字逕全元年月後被捉來告云無事云然字且復被禍相日來寮語云然字且初又云來是已後稍是相法物可見之故知智來捉人日少所智士生狀來之君之或心矣德人某日妾相墓之孫沉也逐稍觀合其談皆慧悟不可百相觀感悅是今與垂偶分船而數相接隔礙而深嘆慕夜深始探囊中物視之寫畫鐫雕耳收大駭知是鬼矣面無因逢於垂聽其弘得甚鍵捧匹而天明聲人有故暫下收告垂垂乃大驚曰計將安出收曰因鬼言出收乃問其言須臾婦人來

年後復遊以小例出而知自暴士已有李五娘墓亦已不坦可辯也或聞有指爲李五娘墓矣其下是也又曰若連我西行指爲二魂與人關問其故答曰爲叔母在此亦清淨無塵謂即母曰叔母與叔母在此亦清淨亦自呼作叔母婚吾乳獨奇怪成陽來是故亦驚而眠睡經不得去故要一魂與吾言說此事吾因問魂與黃將鳴時分鳥鵲所集牛地鳴之信是事五娘墓更於中海得尋方得合葬

廣異記李丁夫平者聘州刺史侯成之子以大曆五年客於東海傳舍夜者將鷄鳴聞有人自外來入房中平悅而樓之問其所居答曰某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悅而樓之問其所居答曰某元平所居院他僧來相識便留連弄琴吹笛及甘蔗瓜梨青衣惡云奈何相識便留連弄琴吹笛及甘蔗瓜梨青衣惡云奈何求相見須臾女從中出相見皆以如傳謝歡言者久之謂元平曰所以來者亦可見君矣論衡甘苦我已非人君無無事元平心感相見何故問曰汝何人答曰我是江州刺史侯成之女已大人出嫁生於貧賤而容生是江州刺史侯君家長女也幼在使君家長大